



# 老家的豆腐啊，钩秤钩着卖

□杨旭军

我不喜欢吃豆腐，但老家的豆腐例外。每次从甘肃回来，我很少带其他东西，但总要带一坨豆腐。那豆腐瓷实、细腻、醇厚，一刀下去，豆香扑鼻。尤其是切成小片，一寸见方，烧油下锅轻轻翻炒，煎成两面黄，炒腊肉、韭菜，嗨，那味道，巴适！你得搭上二两好酒。

重庆豆腐讲究细嫩，小心翼翼切一刀，小心翼翼放秤上，生怕不小心碰一下，碎了，买一点装塑料袋带回家，半袋子是水。还有种叫内酯豆腐的，装塑料盒中，其实就是豆腐脑，哪像老家的豆腐，根本不需要秤盘，直接钩秤钩上称——重庆人一听嘴巴张老大，那还叫豆腐吗？咋不能叫豆腐，那是好豆腐！

重庆的麻婆豆腐、红烧豆腐、水煮豆腐……全凭厨师的手艺，吃豆腐其实是吃作料，作料啥味豆腐就啥味。重庆的苍蝇馆子，门口都支一大锅，卖豆花饭，是重庆人最喜欢的饮食之一，几块钱一碗，实惠方便。

豆花饭好不好吃，关键在那个油碟。油碟内容丰富，辣椒花椒黑芝麻，葱子茺荳鱼腥草……不下十种作料，如果再加上山胡椒，噫，那才有了灵魂。这吃法，长寿、垫江有，渝西许多地方也有。

多年前去采访，在偏远的石柱县流水村吃到过一种豆腐，至今回味无穷：二寸见方的小块，一指厚，外表金黄，坚硬如壳，里面细嫩无比，食之满口生香。后来知道，已有200年历史的流水豆腐，选当地最好的春黄豆，浸泡、磨浆、点卤、压榨、熏炕……要经十余道工序，尤其是熏炕，放在竹篾上，下面用苞谷芯暗火熏炕，整整一天始成。

有句话叫“卤水点豆腐，一物降一物”。老家有一种点法——用浆水，浆水是菜煮熟了加面汤，经过发酵而成，苦苦菜两三叶时为最佳，清热解暑，甘肃人好之如命，“热天一碗浆水面，山珍海味都不换”，但外地人吃不来，一口喝下去，嘎，一股馊水味！

浆水点的豆腐清香细腻，摸上去温润如玉，豆香中有清香，是豆腐中的上品。

小时候物资匮乏，吃顿炒豆腐是奢望，只有过节和红白喜事，才能“打”几斤豆腐吃，过年如称几斤豆腐，

这年才算大。有次过年，姐姐和村子里几个姐妹相约，跟着二伯去郭家镇办年货。到郭家镇三十里路，全靠步行，但毕竟赶集办年货，心劲大，几个人天不亮就出发了，半夜才回，村子对面的峡坡上满是冰溜子，走在后面的二伯一个屁股蹲坐地上往下溜，前面几个全给铲翻了，摸着黑连滚带爬才回来，办的年货却全滚沟底了——年货其实也就是一些豆腐酱油醋啥的，第二天几个人提着篮子，去峡坡上的石缝里捡了些碎豆腐渣回来，上面沾满泥土草屑，洗洗来炒，也挺香。

豆腐是奢侈品，卖豆腐的当然不多，王铺街上只有一个卖豆腐的，郭家镇人，兔唇，两门牙露外面，人们叫他“豁豁”。豁豁的豆腐好，味儿正水分少价格实在，豁豁供着一乡人的豆腐，一年四季，风雨无阻，每天早上，他一辆破自行车驮一盘豆腐，沿天峨公路蹬三十多里，到了王铺街上，在商店房檐下支起自行车，开始叫卖。

豁豁有一习惯动作：倚破车上，左手提杆秤，右手拍着豆腐，像打拍子，很有节奏：“豆粉（腐）豆粉（腐），好豆粉（腐）买向（上）！”因其嘴豁，说话漏风，许多字发音不准。

豁豁很能吃苦，夏天热，脑门上汗下来了，右手抹一把，继续拍豆腐；冬天冷，冻得鼻涕口水往下流，右手抹一把，又拍豆腐：“豆粉（腐）豆粉（腐），好豆粉（腐），买向（上）！”赶集人笑称豁豁卖的鼻涕豆腐，但这似乎并不影响他的生意，他照样拍。

豁豁极守信用，托他的事尽可放心。“豁豁，我嫁女儿，下集定二十斤豆腐。”“嗯。”“豁豁，下集我大过寿，要几十斤豆腐。”“嗯。”

下集哪怕天上下刀子，准送到。真不知道大雪封山的日子，他是怎么来的。

去年回老家，说起鼻涕豆腐，弟弟说豁豁还在，还在卖豆腐，只是老了，走不动了，不在王铺卖了，在郭家镇卖，不过现在称豆腐戴手套了。

你莫说，有时候还挺想这些人哩。

（作者系重庆法治报副总编辑）



## 洗澡

□刘成

20世纪80年代初，我住在老旧的筒子楼里。筒子楼的屋子很简陋，各家都没独立卫浴间，于是洗澡便成了日常生活的一大难题。

天气暖和时，我们小男生洗澡还算方便。晚间趁着夜色，在水池边，用盆装水，然后直接往身上倒。可每到冬天，洗澡就没那么“撒脱”（方言：简单）了。寒冬腊月里，身上里三层外三层裹着衣服。更别说要脱得精光洗澡，想想都冷得直哆嗦。所以每回都要在父母的催促下，自己身体也痒得实在受不住，才鼓足勇气，用木盆盛上大半盆烧得滚烫的水放在堂屋中央，来完成一次浩大的洗澡工程。

那时洗澡，要先让水里升腾出的热气，在紧闭的屋里飘散会儿，等室内微微有了一些热度才宽衣解带。即使屋里早已白雾弥漫，我依然被冻得全身上下鸡疙瘩大片大片地冒。此时还不敢贸然地直接下水，因为水太烫，就只能瑟瑟发抖地坐在盆沿上。热气氤氲里，一边用脚尖不停地“蜻蜓试水”，一边将打湿的毛巾在身体上一点点擦拭。待全身湿了个遍再抹上香皂，满身风尘在香皂白泡泡的威力中，在我双手不停抓挠下开始分解。先是双脚能安稳地搁在水里，不一会儿整个身体也可以囫圇地泡进水里去。水温刚好，不冷不热，方感受到泡澡的几分惬意。“刚好”是极短暂的，在木盆里的水彻底变凉之前，我得迅速起身，慌忙用毛巾擦干身体，在半干半湿的身上，胡乱地套上衣裤。

因为条件所限，那时冬天，我们总要隔十天半月才洗一回澡。每回洗澡的过程，都在天寒地冻里咬着牙开始，又在地冻天寒里抖颤着结束。那时的自己，都成了雪中傲立的寒梅，勇敢无比。比我更勇猛的是楼下的黎叔。冬天早晨，黎叔隔三差五地穿着短裤背心，站在天井里冲冷水澡。路过的邻居无不啧啧称赞，笑问：“黎叔，你不冷吗？”黎叔精瘦的身体湿漉漉的，正四散着白气。他笑答：“冬练三九，夏练三伏，强身健体哈。”黎叔口中的强身健体，一般人都不敢轻易效仿，所以洗澡这事儿大家还是只能关在自家屋里默默进行。

后来，市面上开始卖一种洗澡专用的塑料膜。就是洗澡时将挂着的塑料膜展开，像蚊帐一样把水盆和人罩在里面，这样热气就会在人身周围久久不散，冬天洗澡也就暖和些。

邻居小洁家就买了一顶这样的塑料帐子。有年冬天，小洁洗澡时，她妈怕她冷，把一个小煤炉子提前放到了塑料帐子里。过了好半天，小洁她妈也没见小洁出来，屋里也没动静，小洁她妈这才心生不安推门进屋，一眼就看见倒在火炉边的小洁。昏迷的小洁经过送医抢救，终于清醒。但她身体的一侧，却留下了大面积的永久性烫伤疤痕。那年小洁才八岁，从那以后，小洁终年一身长衣长裤。

如果那时有浴霸该多好。后来，我们都搬离了原来的住所，住进了设施齐全的套房。冬天里洗澡不再是难事。

（作者系重庆散文学会会员）

## 等等我

□程华照

我算醒得很晚的人，正是这原因，我初恋的开始就是失恋。

说实话，我身边不缺女人，轻工行业里角落都有她们在打转，我们机修车间，既是技术工种又是干部子女扎堆的地方，俏货。

然而，她的到来使我颠覆往日的自傲，开始重新审视自己。

那天，我拿着差旅报销单，走进财务科——我的初恋就从这里开始！“老师，你来报账的吧？”门口有人在问。回眸一看，一张新来的面孔出现在出纳办公桌前。

她接过单子埋头审阅，我趁机打量着她。

“这个不行。”她的话让我回过神来，她指着到单子最后栏说：“要科长审核签字才能报销。”

账没报成，却得到她许多信息：会计专业大学生，一手行书特别受看，键盘上纤纤细手如雨打芭蕉……她太优秀啦！我被她湿润的声音、安静的样子纠缠不休，她嘴边的笑窝，就是为我设下的坑。

五四前夕，我邀请文艺青年到家里来诗歌朗诵。在打铁街拐弯处，与她邂逅，脸顷刻红透，慌乱中将签有别人姓名的请柬塞进她手中：“上面有地址日期，到时候见！”

逼仄的屋子坐满人，快要开始的时刻，门外响起轻柔的声音，我快步过去开门，她来了，还带了一位同伴。她穿着绣花石榴裙，乌黑的头发别着红色的发夹。我收起昔日的内敛，站在屋子中央倾情朗诵：像梦中飘过一枝丁香，我身旁飘过的女郎。

我目光不由定格于她。她就像这诗，我读她，咏她，让她住进我生命中的每个角落。

她羞答答地出场：“我不会朗诵，请大家原谅。”“唱歌吧。”同伴鼓励，“在学校唱的《红莓花儿开》。”这首歌，是我迄今听到的最好的版本！

末班车也早收班，她们回不去了。后院阳台，面对夜色，她低头讲述她走过的片段，每个时期都离奇精彩。“你太优秀了，等等我！”在心底，我长叹一声。

不愿做她的逃兵，我要优秀起来！第二天一早，我报考了市里的电大，向她看齐！

光阴的栈道，一路见到风景。我的文字陆续上刊，成了一位文艺青年，两年后圆了大学梦。

怀揣红色的毕业证书，再次来到她办公室，她已下班。

在这条老街古道上，我拼命追呀，每一步都闪烁着她的情影，她的姿态，她的一切……我要大声对她说，与她牵手一起走。

以前埋怨这路太短，装不完话语，经不住脚步；而今太长，超过我感情所容纳的长度！

追到路的尽头，举头遥望，她挽着一位男子，缓步走上渡船……

（作者系重庆市江北区作协会员）



## 身体里住着一一条河流

（外一首） □袁莺

每个人身体里  
都奔腾着一条河流  
虽不能汇江入海  
却也四通八达

每个人心中  
都装有一个梦想  
充满激情与老成持重  
都是它重要的组成部分

一个心里阳光的人，其实不用  
担心什么时候被污染  
而更应该关心的是  
逆流而上的河流，是否还充满热血

## 面孔

一个熟悉的面孔  
突然走到你跟前  
如果都辨别不出来  
就不只是脸盲那么简单

当然也存在另一种情况  
要么他视而不见  
要么被一些莫名的事物  
故意遮挡

好在我熟悉的面孔  
都一一记得  
母亲，妻子，女儿  
和两个多年不见的老舅

其实记住一个面孔  
很容易  
而要忘记一张脸  
有时真的很难  
（作者系三峡都市报社副总编辑）



## 那时候

□宇秀

那时候真好

那时候  
天热得汗流浹背  
夏蝉叫得柏油路明晃晃粘着人字拖

那时候  
午饭后瞌睡的脑袋  
牵拉到自己肩头像晒蔫的花朵

那时候  
趴在课桌上当枕头的胳膊  
麻到动弹不得

口水从梦里流过嘴角流到课桌  
流到不上漆的桌面上那些深深浅浅的  
沟沟壑壑

那些沟壑里藏着一个名字  
一次次被原子笔仔细描过又被铅笔狠  
狠戳过

只是不曾说出口

那时候，真好  
午睡的窗外醒着一树知了

（作者系加拿大籍华裔诗人）